

书在别处

刘忆斯 著



海豚出版社

书在别处

刘忆斯 著

海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书在别处 / 刘忆斯著. -- 北京 : 海豚出版社, 2016.3
ISBN 978-7-5110-3146-4

I . ①书… II . ①刘… III . ①文化-名人-访问记-
中国 IV 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0233 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朱敬利 谭文雯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王瑞松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开 本: 32 开 (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)
印 张: 10.625
字 数: 163 千
印 数: 1-3000
版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,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3146-4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书在别处

序

俞晓群

多年来业界流传，中国有三大书评版，一曰东方早报之《上海书评》，主持者是陆灏。二曰新京报之《书评周刊》，主持者是萧三郎，继而是涂志刚。三曰晶报之《深港书评》，主持人是谁呢？

晶报名字很帅气，三日成精，辉映两岸三地；它的主编也很帅气，胡洪侠，江湖上称大侠，名号极大，除了沪上毛尖敢碰虎须，其他的人都只有诺诺称是的份儿。《深港书评》就是他创意，定位极好，占了地利，占了资源，占了人气。出刊也与那两家大相径庭，我称它有三范儿：洋范儿、港范儿、台范儿，三者混搭，构成深圳独有的胡范儿——胡洪侠的胡。所以谈到三大评论周刊之《深港书评》，大侠以深圳商报《文化广场》起家，搞阅读推广成就卓然。这些年在集团与晶报占位，更是如日中天，一个太阳都不够，要众星捧月，炫目之下，那一众人物都很优秀。那么在大侠手下做《深港书评》

主持的，会是谁呢？明知故问——刘忆斯。

忆斯是七〇后，祖籍在东北，他却在山西长大。忆斯外貌：头大、胸阔、体壮；气质温和，甚至有些温柔，还貌似谦逊；谈话音调富于磁性，具有天生的亲和力。尤其是他那双眼睛，用东北话说，叫贼亮！他采访时，专注的眼神，让我时而想起当初央视的王志，还有曾经客串主持的陈丹青。

但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，忆斯最重要的气质是什么呢？我认为是骨子里的傲气。我喜欢这样的气质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没有点傲气，何来自信心，何以立足于世间，何以抵御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呢？记得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当社长时，曾经提出三点治社方针，一是淡化人际关系，二是杜绝把“能挣钱么”挂在嘴上，三是培养绅士风度。当时就有人问：“绅士是什么风度？”我回答：“我的理解是平等、平和与骄傲。”后来有领导对我说：“晓群，辽教社的人都让你教坏了，没大没小的，都敢跟领导争辩。”但我喜欢这样的氛围，所以我喜欢忆斯骨子里，那一丝丝隐含的傲气。

回到主题。我六年前来北京，后来与大侠交往甚密，进而得识忆斯，有五年了。为他写文章，与他聊天、解

疑、喝酒、吃烤肉，可以回忆的事情真的不少。重要的印象是什么呢？

首先我想到，忆斯是一个孝子。中国男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所谓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我觉得，最有人情味的境界，是父慈子孝，此为做人的根本。前些年忆斯父亲病重，直到去世期间，他一直在深圳和西安两地跑来跑去。父亲去世后，他经常陪伴母亲。那一种真情流露，是装不出来的。尤其是在微信上见到，他陪在父亲的病榻前，夜深人静，捧着一本书在读，还倾听父亲讲他过去读书故事，见到那景象，我确实要落下眼泪。因为那样的事情我也经历过，家中的老人病了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去医院陪护。每到深夜，我捧着一本书，在医院走廊中借着灯光阅读，耳朵还要倾听着病人的呼吸声。那时我三十几岁，工作压力大，家庭负担重，确实很累。但现在想起来，那种辛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，错过了那个时日，再想尽孝都不可能了，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那是多么难过的心情啊！所以我想，忆斯的父亲一定是一位慈父，传承下来，他也是一位慈父。生活的美好，心地的善良，为人的坦诚，都在这里孕育。

其次我想到，忆斯是一个才子。读书多，读西书多，

读怪书多。多到什么程度呢？有没有大侠读得多呢？没比过，但若读得不多，何以学经济的出身，获得大侠如此青睐呢？当然读书也不可盲目，其中也有智慧。忆斯的智慧表现在四个方面：博识、慎思、善辩、敏锐。单说敏锐一项，却是报人首要的功夫。忆斯敏锐的表现很丰富，在这里我也不一一述说，单说他为文章开列题目，实在是报界一绝。比如这一部《书在别处》，汇集他采访著名作家、学者的文章，其中一大特色，就是大标题、小标题起得真好，既点明主题，又吸引眼球，称得上高手所为。像李长声何以久居日本，题曰“满足了我对中国古文化的想象”；李欧梵对于中国的印象，题曰“我心目里的中国就是唐朝”；董桥对于语言的感受，题曰“普通话听起来‘很革命’”；李敖对于微博的评价，题曰“微博有点像‘厕所文化’”。多好的题目啊，这其中融入多少人生智慧啊！忆斯正是这智慧的捕手，同时他自身的智慧、格调、眼光、好恶，一并融入其中。

我在晶报写过一些文章，有约稿，有投稿，有访谈，确实也领教过忆斯的才气。比如有几篇文章，都是忆斯帮助我改的题目：我为毛尖著作《我们不懂电影》写序《说毛尖》，他改为《让我“惊呆呆了”的毛尖》；

我写法兰克福书展，题目叫《美因河畔谈中国出版》，他改为《美茵河畔的梧桐树叶第十次黄了》；我写深圳，他起名《深圳真的这样有文化么？》。实言之，我确实很喜欢这样的改动，有灵气，有感觉，有时代感，还有旧报人的风度。

最后我觉得，忆斯还是一位有赤子之心的人。如今叫正能量，这个词有些俗气，借用一下，忆斯组织的版面，却是满满的正能量。他采访那么多大学者、当代优秀的知识分子，除了学术思想的探究，他更看重对人心灵的挖掘，不是在愚弄受访者，也不是在糊弄阅读者。说到记者采访，我曾经上过当，被人套出私下的观点，强行发表出去。但我相信，在忆斯身上，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。即使是逸闻旧事，也要写得大气、正气，不强求猎奇、标题党，蒙骗读者，丑化受访者。还有把握政治话题，是忆斯的出众之处，他有思想深度，不为时势左右。当然，在这里我也看到胡洪侠的影子。办报纸副刊，这点功夫最重要，许多报纸靠这一点存活，许多报纸在这一点上死去。忆斯做得可能不是都好，但读《书在别处》，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。

我阅读此书时，感到忆斯猎取的人物让人喜爱，并

且他的采访有深度、有趣味、有个性，内容健康，与众不同，超乎想象的好看。通常我不大喜欢看采访文章，原因是文体断断续续，再有采访者的水平高低，往往会影响文章的质量。忆斯的采访言之有物，文章完整连续。所以我赞扬他的真诚与功力！这些年忆斯留下文字不少，这一册小书结集出版，可能只是一个开端。

2015年12月12日

序

胡洪侠

刘忆斯的这本新书，收录的大都是他和一帮“旧人”的对话。此处所谓“旧”，是“旧雨新知”之“旧”，是“旧时月色”之“旧”，是“旧家旧邦”之“旧”。旧的是情怀，是牵挂，话题却是新得不得了。

参与对话的这帮人，皆有识之士，个个身手了得，口才了得，胆识了得，能量了得，文章了得，写字了得：一言以蔽之，统统了不得。

而对话者刘忆斯，虽供职于一家都市类纸媒，却常年主编一份读书周刊，在天下风云、城中烟雨之中，以好书为伞，持守着一方清凉之所。他爱书，爱阅读，爱与朋友分享一己之所得，且嫉滥书如仇，恨妄人如妖，每每挺身而出，在书江湖中做些行侠仗义之事。

所以，我们不妨把书中他和董桥、李欧梵、金耀基、李敖、小思、南方朔、杨照等人的对话，看作是一场他主持的“华山论剑”。他有备而来，频频向各位高手抛

出忽大忽小、或明或暗、亦正亦邪的问题。而那几位或白发飘飘，或文思飘飘，或长衫飘飘的高人，忽而短兵相接，忽而以退为进，忽而不厌其烦，忽而答非所问，有情似无情，无招胜有招，吞吐之间，气象万千，非常好看。

我们不妨先听几段。

刘忆斯很看重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。有感于内地文化人常常画地为牢，角色单一，功能枯燥，身份暧昧，他问：你们如何处理自己的多重角色？这其中的奥妙何在？

李欧梵说：我有三个角色，一个是学者，一个是文化人，一个是业余爱好者。我在这三个角色里不停地徘徊、犹豫：在香港公共文化领域里，我以学者立场从事文化批评；最近这几年，我越来越倾向于个人兴趣，比如说古典音乐；当然，我自己也会反省，这些年来关注个人兴趣过多，有点荒废学术研究。

童元方说：我觉得陈之藩教授其实有三种身份：第一种是科学家，用科学的语言去想，出来的是方程式；第二种身份是文学家，同样的问题，若从文学的语言去想，出来的就是文章；第三种身份是工程师，用工程师

的语言，为说明一个问题而组织架构，让文章经营得更好。

周保松说：教师，作者，学者，如果我这三种身份在时间上有冲突，我肯定会首选教师。不过，对我来讲这三个身份是分不开的：因为教学我就不能不做研究，因为写作我也不能不做研究。其实我还有第四个身份，那就是通识教育的推动者。这些不同的身份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目的，就是让自己参与到公共生活和社会建设中来。

杨照说：这蛮可怕的：我在一个智库机构任职，也在林怀民的“云门舞集”里当管理顾问；我还是台湾一家医院行政中心的首席顾问，一周要有一天半在那里上班；另外就是讲堂，除了在诚品讲堂上课，还在敏隆讲堂讲中国史，已经讲了五年了。除此之外，我每天还要写专栏，写自己的书……

刘忆斯暗想，他们为社会主动担了很多责任，活得真是丰富多彩。但是……，他问：你们都是写文章的啊，文章要怎么写才好呢？

李欧梵说：真正的大师级文章都是深入浅出的，而不是卖弄那些专业性的词句。我很担心中国的白话文会

被带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步，让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一开始学的就是糟糕的语言。

初安民说：我是文字的信徒，我是真的相信文字的力量。我希望文学不要继续堕落、沉沦下去了。

董桥说：写文章最怕的就是卖弄学问，但是写文章的人又很难不去卖弄自己的学问，所以说，卖弄也要有卖弄的方法，我比较注意的是在写作中最好不要让人看了觉得我在卖弄。

李敖说：对啊！显摆也是需要技巧的！你看有些人写文章也想显摆，结果不是文章写得很枯燥，变成了学术论文，就是显摆得不到位。

那么，内地作家，你们比较喜欢谁呢？刘忆斯问。

小思答：丰子恺，他是我这一生最喜欢的作家。我以前不喜欢鲁迅先生，但现在越来越喜欢，因为现在需要鲁迅先生这样的人敢于站出来说话。他的文字很厉害，洞察力更厉害。

陈冠中答：最让我激动的是两位北京作家，阿城和王朔。当我读到阿城的《棋王》《树王》《孩子王》时，我真的开始对当代内地文学另眼相看了。而读王朔的京味小说，更让我开始思考如何在小说中加入当地方言而

体现本土性的问题。

董桥答：当然最喜欢周作人，还有沈从文、杨绛。要是以作家的小楷论，北京的赵丽雅（扬之水），上海的陆灏，“北赵南陆”，那是最好的。

问答之间，山岚氤氲似诗，松涛澎湃如昨。更多的手起刀落，更多的唇枪舌剑，尚需读者诸君一一去现场体会。我听他们谈话，却多留了一份心思：在你来我往的对话现场，有些话题是来不及谈深谈透的；而那些刚刚开了头的话题，常常就是值得我们细细深思之处。

比如金耀基说：读书文化不单单只是买书来读那么简单，还要看你所在的地方能制造出多少本土图书。

比如陈冠中说：所有城市的文化兴起，都是由一个文化消费城市转变成一个文化生产城市。

又比如甘琦说：香港是连通中国与世界的枢纽，是一个开放的支点，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只有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才有意义，也就是我们自我认识中的“居间性”。

再比如周保松说：我觉得中国目前面对的政治问题、经济问题，都可以拿罗尔斯的思路来进行参照，而不是海耶克、诺齐克的理论。

此书是来自他乡的书消息，是许多繁体信息的简体版。读这样的一本书，我们听这个说，听那个说，听着听着，往往有意外的收获。比如董桥对刘忆斯说：有朋友说我是个“文化的流亡者”，我觉得说得不错。

嘿嘿，说这个话的“朋友”就是我了。

2016年1月3日，深圳

目 录

- i 序 俞晓群
- vii 序 胡洪侠
- 3 董桥：我不在乎别人用我来“急救章”
- 25 童元方：陈之藩有三种身份，科学家，文学家，工程师
- 51 金耀基：我不反对传统，但我批评传统；
我不对未来抱有幻想，但我有一种期待
- 75 陈冠中：小说长着脚，可以走很远
- 93 李欧梵：今天的人应该多看小说，小说有助于脱离狭隘的心胸，维持开放的心灵
- 111 小思：我就是把香港写出来，让你慢慢知道它，然后慢慢去爱它
- 133 李敖：我想用余生去写以前没写过的东西
- 155 杨照：面对经典，要有一种“谦卑的假设”
- 179 李长声：日本，满足了我对中国古文化的想象